

# 一方小塘

□武文 文/摄



黄菖蒲

## 家乡有“恋树”

□赵志邈

乡村多树,路边、河旁、屋前、屋后,总有树。相比城市中的树,乡村的树,品种更多,生长更自然。然而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老家乡下的树,却品种很少,大多都是清一色的苦楝树。

那时,家乡人种植苦楝树,纯粹是为了获取木材。尽管在众多的木材中,苦楝木算不上上品,但用来制作普通家具或农具是够格的。更因为相比其他树种,苦楝树有抗病能力强、生长速度快、对种植环境要求低、收成率高等特点。所以,家乡人就选择了它。而家乡也因此成了“苦楝树之乡”。

春天,随着万物复苏,苦楝树吐出了嫩绿的枝芽。随即,枝芽不断伸展,成为一条条羽形状枝叶,给原本光秃秃的树干披上了翠绿的外衣,把家乡映衬得生机盎然。春末,那郁郁葱葱的树冠中又泛起了浅紫色的斑点。虽然,这些斑点细小,但它们互相紧挨成簇,向世人展示出自己特有的美俊,同时又随风摇曳出阵阵清香,浓浓淡淡,高雅脱俗。是的,是苦楝花开了。《花镜》记载:“江南自春至夏,有二十四番花信风,梅花为首,楝花为终。”无疑,苦楝花是来报夏的。

渐渐地,这些苦楝花又悄无声息地落下,细小的幼果在人们不经意间爬上了枝头。不久,盛夏如约而至。此时,苦楝树的羽形枝叶已长得浓密有致,把炎炎烈日挡在天空。而它特有的抗虫性,又让蚊蝇等害虫退避三舍。其怀下因此凉爽舒适,是人们避暑和憩息的好去处。于是,大人们在此聊天拉家常,孩子们在此嬉笑打闹,甚至爬到枝上去抓知了。好不悠然。

夏末秋初,细小的苦楝果已长成了青色的小樱桃状果子,挂满枝头。但没人会在意,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有毒,不能吃。所以,即便到了深秋,这些果子完全成熟,现出诱人的金黄色,也无人动它。只有那些特别的鸟儿,会美美地啄食起来。“是因为这些有毒的果子味太美,鸟儿们经不住诱惑,舍命吃吗?还是鸟儿体内本来就有解毒功能呢?”儿时的我到处求问,却总得不到肯定的回答。有一天,我终于壮起胆子,摘了一颗放进嘴里,结果,尝到的尽是苦涩、滑腻和腥臭的味道。我赶紧把它吐了出来,心里终于有了答案。

当然,所有这些都,大人们是不太会上心的。他们最关心的是苦楝树主干的长势,因为这决定了苦楝木的收成。而事实上,想要获得上好的苦楝木,也是不那么容易的。不仅栽种苦楝树时需要树苗健壮,栽后更要百般呵护,何时施肥,何时剪枝等都有讲究。即便到了收获期,砍伐也必须掐准时间段,否则,就有可能收得“空心木”而白忙乎。民间曾有“栽棵苦楝树如同养只白眼狼”的说法,足见其难度。但家乡人却知难而进,总能获得好收成。

不过,在家乡人的认知里,苦楝树这个名词是不可取的。所以,他们管苦楝树时总是去掉苦字,直呼楝树,书写时更将其写作“恋树”。以致那时我一直以为“恋树”就是苦楝树的正确写法。而家乡人也真的把苦楝树当“恋树”。

那年,我家对面的墙门里一对新人结婚。据说,小两口的恋爱过程有点浪漫。他们在苦楝树下相识,在苦楝树下约会,男孩曾向女孩赠苦楝花示爱,女孩则用苦楝树枝叶回赠爱意,最后,都心有灵犀,相惜相爱,走到一起。结婚前,男孩还用苦楝木打造了一套新潮家具。一时被街坊邻居传为佳话。

而今,老家乡下几乎已与城市无别,苦楝树也不多见。但在家乡人的心目中,苦楝树仍是“恋树”。

小区南侧,靠近终日车流不息的泰山路,有一方小小的池塘。它小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标记,却不动声色地,藏起了一个热闹的乾坤。

池中长满了水生植物。最惹眼的是睡莲,白的、粉的、黄的,静静地浮在水面,像一个个安睡的梦。小池塘位于小区最南端,毫无遮挡地沐浴着日光,所以这里的睡莲总是比别处醒得更早,开得更盛。待到暮色四合,它们便会合拢花瓣,沉沉入梦,待天明再缓缓展开。

水下更是一个摇曳的世界。细长的水草和密密的水藻缠着绕着,随波轻舞。岸边,一丛丛菖蒲挺着碧绿的利剑,几株新生的芦苇在风中微微晃动。

今年,塘里多了一些惊喜。几朵洁白的小花从水下探出头来,花瓣素净如薄纸,中心一抹嫩黄。这便是传说中的“水性杨花”——学名海菜花,对水质极为挑剔,稍有污染便无法生存。它们能在此安家,足见这一池水有多么清亮。微风拂过,岸上大树的倒影在水面晃动,那些小白花便仿佛在光影交织的绿荫里翩翩起舞。蓝天、绿树倒映在水下碧绿的水草间,再点缀上这些星星点点的白花,整座池塘便成了一幅印象派油画,颇有几分莫奈《睡莲》的神韵。从前我只在云南泸沽湖见过这般景致,想不到在江南重逢,竟如遇到一位离别多年的老友,既陌生,又说不出来的亲切。

在菖蒲和水草之间,飞舞着许多豆娘。它们比蜻蜓纤巧得多,有嫣红的,有瓦蓝的,轻盈盈地时飞时停。我举着手机,用五倍焦距去捕捉它

们。镜头下,它们薄纱似的翅膀泛着金属般的虹彩,美得不可方物。蜻蜓要再等些时日,待到盛夏,才会成为这片领空的霸主。

水里当然少不了鱼。成群的小鱼苗像一阵淡青色的烟,在水草间倏忽来去。最惹眼的,是一尾我认得的黑鲈。它是原产北美的外来客人,却在这里活得逍遥自在。此刻它离我不过一两米,身长约二十厘米,气定神闲,似乎毫不怕人。两侧的胸鳍轻柔地划着水,尾鳍微微一甩,便能自在地进退,甚至还能灵巧地倒退,姿态优雅得不像个“杀手”。实际上,它是凶猛的食肉鱼类,岸边那些小鱼小虾,还有春天刚孵化的小蝌蚪,恐怕都是它的腹中餐。自然之道,大抵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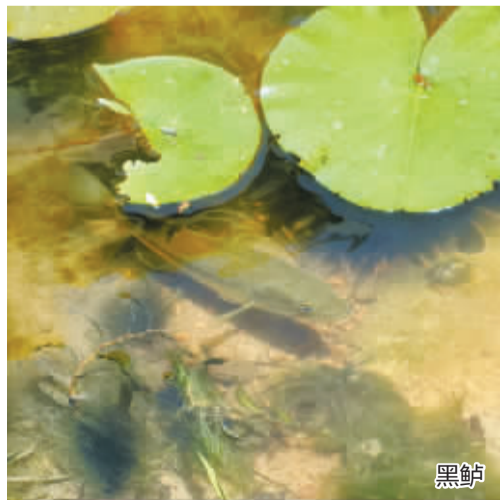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这方净土也有不速之客。两个硕大的福寿螺正攀在水草上,似乎在交配。一旁的菖蒲叶片上,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它们玫红色的卵块,像一串串微型的葡萄,看得人头皮发麻。我忍着不适,找来一根枯枝,小心翼翼地将那些螺卵捅落水中。明知这样做不过是杯水车薪,但也想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——哪怕能让它们少孵化出几只,也是好的。

青青的草地上,有很多枫香树的松果,圆圆的,外面带些小刺,模样有点像板栗。黑色的八哥和乌鸫,还有脖子上带着斑点的珠颈斑鸠,蹦蹦跳跳地找虫子吃,都是这儿常住的鸟儿。最灵动的是那两只白鹁鸽,黑白相间,叫声清脆,尾巴不住地上下摆动,在岸边的石头上跳来跳去,一会儿飞起,一会儿落下,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

池塘北岸,一棵高大的枫香树撑开绿伞,与泡桐、樱树、樟树等比邻而居。泡桐的淡紫色花朵落了一地,渐渐枯萎,化作泥土的养分。早樱和晚樱早已谢了,此刻开得热闹的是杜鹃花,红红粉粉紫紫,格外鲜艳。樟树也开了细碎的小花,风一吹,淡淡的清香飘满四周。

小池塘与中河只隔一条堤岸。那些在河边专注的垂钓者,似乎无暇顾及,或是根本不屑于这方小小的水面及其中的小鱼。这反倒成全了池塘,让它成了一个自在的王国。岸上几棵高大的水杉,遮挡了垂钓者,它们早已抽出嫩绿的羽叶,层层叠叠,直指天空,满是向上的生机。

这一方小小的池塘,有浮花,有水草,有游鱼,有飞鸟,还有我这个常常驻足发呆的邻居。它不言不语,却藏着四季的流转,也藏着自然最朴素而坚韧的生命序章。每当倦了累了,我便走到这里,看一会儿水,看一会儿天,心里那点杂乱,也就慢慢地,静了下来。



黑鲈